

古老文化如何焕发发现代光彩

■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近日,第六届“韩美林艺术讲坛”在故宫报告厅举行。围绕“古老的现代”这一主题,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和首尔艺术殿堂策展人李东琴同台共论,激荡思想。

即将600岁的紫禁城,正青春

■ 单霁翔

这几天,我“被网红”了——因为最近的故宫口红,我又“红”了一把。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色彩,紫禁城的红墙黄瓦蓝天,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三原色”,用这些色彩组成绚丽多彩的世界,用这些颜色装点我们,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的骄傲。今天我来讲讲紫禁城的故事。在我的心目中,即将600岁的紫禁城还正青春,它的古老艺术正和人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融合在一起。紫禁城再过一年半就到600岁生日了。过去,我们遇到两个困难:一是紫禁城有70%的区域不对外开放;二是大约180万件藏品中,只有0.9%向观众展示,而99.1%的藏品都在库房里。古老的紫禁城藏在深闺,世人很难看到它的真面目。这几年,我们开始扩大开放,2014年开放了52%的区域,2016年达到65%,2017年达到76%,2018年开放了80%。

我们不断把门打开,开放新的区域。比如,有一片区域被称为“退休女性的世界”,因为这是皇帝的母亲皇太后以及太妃们住的地方。寿康宫是甄嬛曾经住过的地方,乾隆皇帝的生母在这住了42年,我们把皇太后使用的家具、用具都摆放出来,起居室按原状恢复。乾隆皇帝是个孝子,每天都到这个房间给母亲请安,今天观众看到房内的情景与当年乾隆皇帝看到的一模一样,只不过比那时候少了一位老太太。在最大的宫殿慈宁宫,我们建了5个雕塑展厅。故宫博物院有10200件各个时期不同材质的雕塑,都睡在库房里。高大的雕塑连库房都待不了,有两尊菩萨3米多高,有1500年的历史,几十年来就在墙根底下站着,每次我走到那儿都说:“咱们菩萨脸色不好,表情也不好。”现在放进了展厅,菩萨脸色、表情都好了。记得我第一次去库房的时候吓了一跳,台阶下黑压压的一片,我就问:谁躺在台阶底下?管理人员说,是周恩来总理特批送给故宫的一

套秦始皇兵马俑。兵马俑怎么这个待遇?今天,这些兵马俑终于被很好地保护起来。这些文物没有得到保护的时候,它们是没有尊严的;当它们得到保护以后,个个光彩照人。紫禁城的4个角楼以前都是库房。今天我们把角楼里的文物小心翼翼地请出来,把角楼开放成古建筑展,里面循环播放VR,观众可以从了解怎样不用一根钉子把上万块木头组合成一座宫殿。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木结构建筑,如今人们可以登上平台近距离欣赏古建筑上的彩绘。这里建了数字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是全世界博物馆中最好的数字博物馆,不仅仅因为技术先进、设备先进,而且所有的项目全是原创。比如,数字地图会告诉你1200年前的信息,可以带你走进那些目前还没有开放的区域,同时在数字屏上可以看到古人的服装,可以查阅古人使用的器物。几天前,我们原创的虚拟作品《御花园》正式在数字博物馆上线。

我们还开放了所有城楼的城墙。北京过去有城墙,今天看不到了,但紫禁城的城墙是完整的,以前从来没有开放过。站在城墙上,人们很兴奋,从高处可以看外面的风景,城墙上来来往往的人都拿着手机在留影。故宫的戏楼有100多年没演戏了。其实,这些木结构的建筑经常使用、经常维修,就健康;而越放置不用,槽朽得越快。今天,戏楼重新开始上演传统的京剧。很多人喜欢看《我在故宫修文物》,我们就把文物医院的大门打开了。世界各大博物馆中,有三四十名文物修复人员已经很了不起了,而故宫有200多名文物医生。每一件文物的修复,都必须经过科学检测,出检测报告和治疗方案以后,才能进行修复,所以,文物医院共有23个科研实验室。今天,故宫文物修复医院一年要接待七八十万观众。再有,我们打开了库房,把这些库房变成了

从古老的现代,到古老的未来

■ 李东琴

我是来自首尔艺术殿堂书法展的策展人李东琴。虽然我与韩美林先生在语言上没办法直接沟通,但是通过书法,我们一见面就成了好朋友,有着非常深人的艺术上的沟通。今天我来这里演讲,是因为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爱好艺术,都像我一样关注东亚书法艺术的未来。今天大家都在使用智能手机,我们已经步入智能时代,大家用手机的时间远比用笔的时间多得多。我相信,真正用笔去书写的艺术,对于古老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人工智能已经充斥我们的生活,世界正在经历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随着机器代替人工,以个性和多样性为生命的艺术似乎将变得越来越乏味。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必须面对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开创21世纪的新的艺术,也就是说,面对21世纪的新文明,人类必须进行新的艺术革命。我认为,以韩美林老师为代表,把传统的艺术通过现代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去表达,应该是未来艺术的出路。去年6月至7月,在韩国艺术殿堂书法博物馆举行了“美林的世界在首尔”全球巡展,为韩国各界人士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震撼。韩老师所涉猎

的题材和素材非常广泛,在韩老师的作品里,学设计的人能看到设计的影子,学书法的人能看到书法作品,学绘画的同样能看到绘画作品。可以说,他的作品既古老又现代,既西方又东方。在现场,82岁高龄的韩美林老师还为来自首尔大学美术系东方面专业的学生们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讲座。他一边讲,一边指导学生绘画,整个过程让人非常感动和敬佩。他对动物的临摹,使得学生们在第一时间体会到了他的创作激情和热情。讲座结束后,学生们都表示能够有这样的机会了解中国书法传统艺术,有这样的机会能够使用中国、韩国的传统艺术进行交流,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难得可贵的。韩美林老师的作品将古代和现代连接起来,最早是通过古代岩画实现的。岩画是远古时代的一种石刻文化,岩画不仅是一种绘画形式,它还作为人类的精神产品,以纯粹的艺术语言打动人心。我这么多年来从事美术策展工作,还从来没遇到过一种古代艺术能像岩画那样直接与艺术联系和沟通。韩美林先生正是从这种远古的艺术中获得灵感,并将它们以现代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仿佛在告诉我们:历史还活

语录

于漪老师为学生奠基了什么

2018年12月28日,上海举办了面向全国“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研讨会”。在访谈环节中,不同年代的学生代表分别回忆了于漪老师的教育往事。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

葛起裕(20世纪50年代学生代表,原闸北区二中心小学校长)

我是于老师60年前任教语文的“开山弟子”。记得1958年9月开学的第一天,一位身穿青灰色青年装、系着腰带、剪着齐耳短发、抿着嘴微笑着的年轻女老师,站在教室门口。于老师讲课语言流利动听,没有废话,入耳入心,深受学生的喜爱,为了听于老师的课,大家争着坐在前排。于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总是要我们先自习一遍,然后要求我们谈感受、提问题。在她的启发、引导下,大家会七嘴八舌地提出一箩筐的问题。这时她有个习惯:常常用粉笔在讲台角上写一些字或做个符号,我一直很好奇她在记些什么。直到五六十年以后,我向于老师问起此事,原来她是在记下不同学生的问题,她说教育要有针对性,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记下问题,针对学生的不同情况,才能有的放矢地启发思考,帮助解决问题。

备课育人,教人教心

曹中柱(20世纪60年代学生代表,杨浦区卫生医药管理局原局长)

课堂上的知识教育和怎样做人、做事的理想品德教育相结合,是于老师一贯的教学风格。记得在上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时,于老师逐字逐句地

讲解着“春和景明”“浊浪排空”的洞庭湖景色,以及作者用词的精美,她还充满激情地讲述了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博大情怀。尤其是讲到范仲淹被贬之后还对国家如此忠诚的高尚品德,这些话至今仍让我记忆犹新,使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植根于我们的心中。

用心良苦,动足脑筋

田盛松(20世纪70年代学生代表,上海同济协力建设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我进中学时是“文革”末期,“读书无用”的思想笼罩家庭与学校,学校里逃课、捣乱、打架等现象屡见不鲜。面对这种状况,身为77届年级组组长的于漪老师没有退缩,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大胆地抓纪律,抓文化学习。于老师组织教师和班主任想方设法稳定教学秩序,坚持把课上好,又组织各个班级开展“要我学还是我要学”的讨论,使学生明白学习科学知识对今后人生的重要。与此同时,于老师还组织各班小干部成立哲学小组,每周半天,坚持了数年。许多年后,我才明白于老师的用心良苦: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特定时代,于老师是冒着被扣帽子的风险,想出妙招,使学生的人生观、文化知识双提高。

君子之学,贵乎慎始

王伟(20世纪80年代学生代表,杨浦区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我记忆最深的是36年前,于漪老师上第一节语文课《习惯说》时的情景。不仅因为这是我学习的第一篇文言文,更因为这篇短小的文章告诉我的道理,一直



■ 王振忠

捐赠国宝大克鼎的苏州潘家,是个什么样的家族

不久前,央视热播的《国家宝藏》中,讲述了苏州望族潘家保护和捐赠国宝大克鼎的故事。那么,捐赠大克鼎的苏州潘家是个什么样的家族呢?请听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教授王振忠在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能不忆江南”东方讲坛·文化江南系列讲座中,为我们一探究竟。

苏州的名门望族潘氏家族,祖上其实是徽商。“徽商”这个词在历史文献中较早出现于16世纪的明代正德年间,到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前期的万历年间,“徽商”一词在社会上的使用已经相当普遍,这反映了徽州商人在全国各地的活动,特别是在江南地区的活动日趋频繁。可以说,徽州商人在明代中叶以后,以极具竞争力的商人群体形象登上了历史舞台。

仓馆式展厅。南大库是紫禁城最大的库房,长156米,几十年来一直堆放着物料木材,现在经过修缮,建成了家具馆。为什么要建家具馆?故宫有6200件明清家具,只有少数进行了陈列,今天,这些家具大多可以展出了,真是光彩照人。

现在,故宫博物院每天都有很多学生在这里上课和学习。去年,来故宫上课和学习的学生达到6万多次,是全世界博物馆中人数最多的。故宫的一些庭院里,春夏秋冬都能听到孩子们的笑声。这几年,故宫的游客增长速度太快了。2002年,故宫游客第一次突破700万人,当时世界上游客最多的博物馆是法国的卢浮宫,2017年,故宫游客达到了1670万人,而卢浮宫只有810万人,还不到我们的一半。我们开始走出去,到世界各地去办展览,在过去6年时间里,故宫共有135项展览走向了全国各地、世界各地,成为全世界走出去办展览最多的博物馆。

同时,我们打算建更多的博物馆来展示文物。比如,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福建石狮的故宫海上丝绸之路馆、北京的故宫艺术馆,都已经开工了。北京海淀区还在建设一个大型的博物馆,紫禁城有72万平方米,那里有62万平方米。总之,我们在努力,我们希望把古老的文化与现代人的生活更多地结合起来。古老的紫禁城正变得越来越青春。



着,历史还将继续下去。还有韩美林先生的“天书”,是一种对生命符号的概念性的提炼,形象而富有诗意,动感且充满了美的创造力,让人的眼睛看过去第一眼的感觉是好玩,第二眼的感觉是原来里面融合了这么多的古代文化元素,在不知不觉中便受到了熏陶,不刻意却受益匪浅。我过去一直在想:现代艺术的未来会是什么样?韩美林老师的作品给了我答案。

总之,在我看来,韩老师的作品,既是古老的现代,也是古老的未来。

外音



“去年,我曾发出一份红色警报,过去一年全球面临的威胁在2019年将继续存在。对于许多人来说,我们正处于一个焦虑的时刻,全世界都在经历压力测试。例如,气候变化的速度远超过我们的应对措施,不断深化的地缘政治分歧使冲突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寻求安全和保护的人数达到了空前多数,不平等、不容忍现象不断增长,而信任正在减少。然而,尽管全球性的挑战日益严峻,我们仍有理由抱有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19年新年贺词中这样说道。



“从2010年至2018年,我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被称为日本对博鳌亚洲论坛‘最熟悉的人’。能亲身感受中国快速发展的脉动,我感到非常欣慰。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在过去40年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迫切希望听到中国方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近日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表示。



“为什么学术不端问题时有发生?因为戴着人才‘帽子’和没戴上‘帽子’的,其待遇差别较大;对科研人员重复奖励等,诱使一些科研人员快出成果;再加上学术不端行为的风险与收获不相称,所以才有一些人对此趋之若鹜。必须建立一套公平、透明、具有可操作性的调查学术不端行为的处理程序和规则,从而逐渐形成长效机制。”——在中科院学部日前举行的“重大学术不端事件的应对机制与管理”研讨会上,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朱邦芬院士这样表示。



“30多年来,中国女排收获过成功与荣耀,也经历了不少挫折和磨难,但女排精神历久弥新,成为改革浪潮中激励人们奋勇前进的重要精神力量源泉,在新时代焕发着新的光彩。从中国女排第一次拿到世界冠军,我们就一直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女排的冠军之路和我们为之拼搏奋斗的事业,永远在路上。”——近日,“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郎平在个人社交网络上发表了题为《我们永远在路上》的文章。



“女生的冒险精神还是差了点,我的学生中,10个男生有6个会冒险,但是10个女生中只有1个会冒险,女性应该更大胆一点,创新才有可能。女性还是要以工作求平等,以贡献求地位。到了一定的层次,别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歧视你,也不会因为你是女性来照顾你。”——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近日来到上海师范大学与女博士们面对面,她这样向女博士们传授自己的人生经验。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

(本报记者 徐蓓 整理)